

“1974年我17岁就进了烟厂，推大桶，从制丝、卷烟到包装，全部生产流程都经历过，当过5年的修理工，你们讲的时候，把我带回了自己几十年前的工作场景中，我非常感动。”

8月26日晚，在红云红河集团本部，红云红河集团董事长姚庆艳在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同时，褒扬了当天下午8位劳模的演讲风采。

“那时，夜里加个班，就得两毛三分钱和补贴，换成厂里的夜宵餐券，可以打一碗带肉末的杂酱面，去打面，厨师给杂酱的勺不停地抖动，我们就说，师傅你别抖了，再抖就没有了。”姚庆艳感慨地回忆道。

集团总裁武怡也激情洋溢，他的话，素雅得惊人：“你们在演讲中说，是集团，是工厂，是企业做你们的后盾，这话没错，但其实，真正支持你们的还是你们的家人，因为有了你们，才有我们的集团。”

集团党委书记许力为早在8月13日上午听完第二场巡讲后，就对劳模们的演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就应该用直白的语言讲述自己和企业共同成长的小故事。评价8月13日上午的这场演讲，许力为用了4个字——“妙趣横生”。

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代伟夸奖大伙儿以自己成长的小故事来反映集团发展的宏大叙事，他说，“你们讲得好，以小博大。”

从8月12日启幕的第一讲，到8月26日落幕的第八讲，2013年红云红河党委力推，集团工会具体筹办的劳模巡讲活动圆满收官，作为随行工作人员之一，记者一直陪同着8位劳模，聆听他们的演讲，其间采撷到了这次巡讲过程中的诸多花絮，以小见大，从中可以看出新时代劳模的光彩熠熠处，尤其能洞见他们闪烁人性光泽的柔软心灵。



以人性打底的色彩最绚烂

——红云红河集团2013劳模巡讲别样记录

□本报记者 陈昌云 黄榆

“张昆华，你说假话骗我们。”

年近五秩的张昆华，是这次劳模巡讲队伍中的一面旗帜，除了正式场合，记者私下都把他唤作“昆华”，事实上，早在2010年就采访过这位当时刚刚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烟草行业一线优秀工人，后来和他又有几次采访与受访际遇，以故，大家很熟稔。

2012年7月的集团首届劳模巡讲就要求他参加，但主要因为工作关系，错不开时间，张昆华没有成行，今年这次劳模巡讲，身为高级技师的张昆华作为评委，原本要到北京国家烟草局参加高级技师的评估工作，后来是在集团领导的亲自过问直至干预下，才得以成行，由于张昆华的影响力，集团市场营销中心重庆市场部经理许昆从劳模巡讲团组第一天起，就给张昆华安了一个绰号“旗杆”，言外之意，是说张昆华既是行业技术工人的标杆，也是此次劳模巡讲的标杆。

张昆华在演讲中，提到他早年和工友们抢修卷烟设备时，“为了节省时间进行学习，我午饭从来没有去过食堂，都是同事帮忙端碗盒饭，或者自己随便凑合一下。”

“就是这句话，引发了随团工作的集团党委宣传策划部副部长梁昊的‘挑刺’，在会泽卷烟厂和曲靖卷烟厂巡讲的间隙，8月13日中午在去红河卷烟厂的途中车上，梁昊忽然说：‘张昆华，你说假话骗我们。’”

“张昆华”和“说假话”并“骗人”联系起来，一时间还真有些不适应，看到劳模们面面相觑，梁昊才缓缓道出原委：“你刚工作那个时候，哪有盒饭？那会儿吃饭都是搪瓷大口缸，或者铝制饭盒，盒饭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的。”

“所以，你说吃盒饭，就是在骗人。”作了这番诠释后，梁昊自己才哈哈地笑了起来，原来他是故意“挑刺”逗趣张昆华。

其实，张昆华非但不会“骗人”，反而是因为自己为人太过于平实，某些时候和场合甚至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

演讲中，他公开承认，“高中毕业的我没考上大学，正巧赶上昆烟招工，我就报名来了。当时的昆明卷烟厂，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设备落后，车间环境也不好，工人一下班灰头土脸的，就剩下两只眼睛一转一转的。有门路的人慢慢都调走了，而像我这种没有门路的就好好在这里干了。”

这样貌似很“落后”的观点，按照传统的对先进模范人物的要求，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但张昆华大胆宣讲出来了，而且，这个时代和红云红河集团这个空间，也用博大的胸怀包容了他的这份坦诚与本分。

前述的梁昊，以及出省带队的集团工会综合办副主任党文胜，曾经都是张昆华的徒弟，看着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丝染霜的张昆华宁静而安详的眼神中透着喜悦的晶莹。

8月14日下午，在红河卷烟厂的第二场巡讲结束回到集团本部，张昆华没有照例回家探视老母，而是住在集团接待中心，8月15日一早早餐时，他告诉记者，昨夜他留下是为了帮助辅导其他几位要考高级技师的工友。

技术工人出身的张昆华原来也是讷口寡言的，但近10年陆续摘得若干桂冠后，好些时候身不由己，得在各种场合被逼着站出来“说”几句，一来二去，面对成百上千听众，讲故事似乎也就老练了，此次演讲他不止一次说，“我不想走上这个讲台，在这个灯光耀眼、声情并茂的玩笑氛围，记者也打趣他说：“昆华好虚伪，你口口声声说演讲不是你的长项，但我们听完后感到，演讲现在就是你的长项。”

每次到一个新的场地，需要提前熟悉环境，这时，你往往能看到张昆华现身说法，用心去辅导其他劳模，示范他们怎样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此时的张昆华，不是高级技师，不是劳模，而是一位很投入的演讲艺术指导。

对于已经取得的若干顶桂冠，张昆华的心态相当平静，他认为，“人生每天都需要清零，一切都从头来吧。”

“我不回去守着，她要骂我一辈子。”

9月6日14:59，记者收到了许昆从重庆发来的一条报喜信息：

“我和张青于今日13:26分喜得千金，体重4000克，身高52厘米，母女平安！”

许昆这条信息是群发的，相信好多人都会为这位43岁才当爹的男人高兴。

面如满月，耳垂硕大，双目炯炯有神的许昆，从1999年至今，他从昆明卷烟厂生产车间加盟营销至今有14年，其实在重庆——北京——重庆之间轮回。

地地道道的昆明人许昆，找了个重庆媳妇，在重庆

安了家，终于要做爹了，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既是一种演讲的技巧安排，也是喜上眉梢的情感外露，许昆在演讲中总是不忘告诉他的工友：“下个月5号，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我就要当爹了！”

但他这个爹当得不容易。

重庆市场很难开拓，许昆刚到重庆之初，困惑于与人交流的无奈，“融不进去，发张名片给人家，两三句话就被打出屋了。”许昆回忆起来仍旧嘘嘘不已，“尤其伤心的是，商业公司领导到昆明，我们早早就到机场出口去恭迎，人家出了机场和我们握个手后就钻进了竞争对手的车里，绝尘而去，不坐我们的车，不吃我们的饭，不住我们为他开的酒店……”

搞营销，既不能登堂，入室更是无望，看上去憨厚的许昆在琢磨到底症结何在，终于他发现，重庆有着特定的地域“码头文化”，如果不设法融进去，根本打不开局面。有一天，在去拜访客户的路上，路过一个报刊亭，他看到报架上有一份当地的新闻早报，随手一翻，发现有不少当地的各种热点新闻，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我何不以此作为敲门砖和人家交流呢？”于是许昆就买了一张报纸，边走边看，熟记上面的内容，然后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商业公司。

“见到客户，我把工作上的事情沟通完毕，然后和客户现炒热卖聊起了刚刚看过的报纸上的内容，从机上，梁昊忽然说：“张昆华，你说假话骗我们。”

8月13日上午，是劳模巡讲团在曲靖卷烟厂举行

这3场就不要他参加了，以腾出时间照顾妻子。

按医院预产推算，孩子应在9月5日出生，许昆这段时间游来荡去，无法归家照顾临产的妻子，心里很是着急。山昆公司的巡讲结束后，许昆被要求再往北，飞到呼和浩特蒙昆公司再讲一场，许昆犯难了，去不是，不去也不是，他告诉记者：“女人这个时间段最重要，我如果这段时间不陪她，她要骂我一辈子，蒙昆公司我真不想去。”

可是，他还是去了，演讲完的当天下午，他赶到机场迅速飞回到妻子的身边。

还在山昆公司时，公司总经理陈景云闲聊时说到过去塑造劳模形象的一些非人性化方面，“一提到劳模，爹妈病重病故，妻子生小孩为了工作都不回家，这些在今天不合适，今天交通这么发达，怎么回去？再说今天企业也很人性化，遇到这些事，应该回家去看看。”

陈景云说这话时，许昆距他很近，相信这话也对他很有触动。

从呼和浩特飞返重庆之前，许昆把他的稿子交给记者，希望为他的稿子开始部分重新润色一下，“回到昆明卷烟厂演讲，毕竟不一样，对着全体集团领导，还有我以前的同事，我想有个好的开头。”

许昆有好几个面，爱家，爱妻子，也爱自己的事业，这只是许昆的一面。

8月15日7:20，团员们早餐后要赶飞机飞赴乌鲁木齐，时间太早，餐厅里没有准备好，徐世生见状，干脆抓过一把大铁勺，亲自帮团员们盛汤。

修机器对于徐世生很轻松，走到聚光灯下的台子上面对数百人演讲，对徐世生来说，绝对是“大姑娘坐轿——头一遭”，稿子一遍一遍地修改，学习普通话，再试着一遍一遍地讲，从8月4日集中到26日全部8场巡讲结束，无论是在哪里，都可以看到戴着老花镜，对着稿子不厌其烦诵读的徐世生。

今年31岁的潘志方是劳模巡讲团队中工龄最短、年纪最轻的劳模，这位来自集团乌兰浩特卷烟厂的年轻人6年前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在其工作岗位上，是一

个事，怎么能诬陷好人？顶着不干。”

“逼我诬陷农民‘杀黑猪’，我不干。”

57岁的曲靖卷烟厂机修工人徐世生是劳模巡讲团年纪最大的团员，也是唯一“50后”，他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受特殊的时代背景影响，没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吃苦耐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本色。”

他回忆说，30年前，车间工人因为被领导表扬，竟然激动得不睡觉，半夜没有钥匙进车间，就从车间大门上面的腰头窗翻门进车间开机生产，这种近乎疯狂的工作行为，在今天，实在难以理喻。

8月15日7:20，团员们早餐后要赶飞机飞赴乌鲁木齐，时间太早，餐厅里没有准备好，徐世生见状，干脆抓过一把大铁勺，亲自帮团员们盛汤。

修机器对于徐世生很轻松，走到聚光灯下的台子上面对数百人演讲，对徐世生来说，绝对是“大姑娘坐轿——头一遭”，稿子一遍一遍地修改，学习普通话，再试着一遍一遍地讲，从8月4日集中到26日全部8场巡讲结束，无论是在哪里，都可以看到戴着老花镜，对着稿子不厌其烦诵读的徐世生。

今年31岁的潘志方是劳模巡讲团队中工龄最短、年纪最轻的劳模，这位来自集团乌兰浩特卷烟厂的年轻人6年前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在其工作岗位上，是一

个事，怎么能诬陷好人？顶着不干。”

张建强很有幽默感，一路上他给大家讲了不少故事，其中那句“要吃没有结过婚的羊娃子”成了大伙儿口口相传的名句。

1988年，从部队专业，刚到新疆卷烟厂报到时，他实在不理解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记得第一天上班时的情形，我被一位师傅领到了一栋低矮的很破旧的红砖房前，告诉我说那就是我上班的地方——卷包车间，当我进入车间时，好半天都没适应，光线实在是太暗了，只看见车间里有五六个人机器呼啦啦的响着，旁边是穿着‘盔甲’的忙碌的身影，很多半成品的烟胡乱堆放着，后来我知道，那些穿着‘盔甲’的身影就是卷包车间的职工，身上的衣服是在机器运行时被溅出的胶水，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慢慢变干，整个人就如同穿了一件‘盔甲’。一想到自己也将像他们一样，就心灰意冷了。”

张建强的演讲，最感人的是他讲述他的两个爹——父亲和老丈人——病重住院期间，他到上海学习医疗的故事。

一天深夜，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告诉他，“爹不在了。”“我一下就蒙了，着急地问，‘是你爹还是我爹？’妻子哭着说，‘是你爹，你快回来啊。’

后来不久，老丈人也去世了。

万里奔丧之后，他又赶回上海，如期完成了学习培训，成为新设备维修的行家里手。

自称“文艺青年”的蒙昆公司叉抱车司机张强在8位劳模中，演讲水准属于上乘，他有着多次在公司和集团层面说快板书的表演经验，临场发挥心态稳定正常，一直是这支劳模演讲队伍的中间力量。

然而，活跃调皮的表象之下，张强无论在公司还是在家，都是有担当的男人。

作为一种因应，8月18日上午在回到自己“母厂”的演讲中，他当着公司同事的面，对听众中的妻子说：“在别人的眼中，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8月27日晚，张强告诉记者：“那天演讲完回到家，老婆对我说，‘支持你，理解你，好好工作吧。’而在此前，她老要我换岗位，找个别的活儿，别开叉抱车了。”

身为红河卷烟厂安保部副部长的陈家明一到新疆卷烟厂，就和政工科科长王革唠起了家常，显得很亲热，原来在集团这个大家庭里，红河卷烟厂和新疆卷烟厂最早实现了联合重组，双方的干部职工好几年前就你来我往，相互学习取经，王革曾经去过红河卷烟厂，和陈家明早已稔熟，所以两人很热络。

由于做安保部副部长只有一年，陈家明对此次巡讲也是颇为忐忑、生怕讲不好。

他的演讲稿子被数易其稿，反反复复在调整，最后找到一个点位——用以前的工作业绩衬托今天从事全厂安保工作的感悟，他说：“来安保部这一年多，我有所感悟。以前搞设备，思维局限于技术上，只要能处理设备问题，保证设备的稳定性就可以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工作性质变了，逼着我要从工厂的角度，用全局的、系统的眼光去思考全厂安全管理问题，也就意味着我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要有全新的转变。现在想，如果再让我回去做技术工作，可能就不会像以前只顾技术，不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了，看问题也会用更全局、更系统的眼光了。”

随着和其他劳模的日益熟悉，陈建明渐渐自信，演讲的技巧也愈发成熟。

方建国是会泽卷烟厂的机修工，这位技术精湛的技术工人遇到演讲这个全新的课题，曾经很不适应，原来准备打退堂鼓，后来在大伙儿的支持鼓励下，方建国被逼着走上三尺讲台，用“三个一”的故事，讲述了他在会泽卷烟厂的成长经历。

这“三个一”，一个是是他检讨当年盲目蛮干的教训，一个是讲述他误解女儿的简单粗暴，一个是讲他的觉悟，他理性认识到要维修价值不菲的新设备，首先要会使用它，于是，已经是地位较高的修理工的方建国，主动提出要放低身段，由修理工变为操作工，回到曾经的出发原点，认真弄清设备的性能。

他的选择引来了一些工友的议论，“我没想到那么多，只是想会操作，是维修机器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第

一步，不掌握机器的‘牛脾气’，谈维修是荒唐的，和机器混得面熟、心熟、手熟，才是维修的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驾驭那些进口设备，还得感谢当时的正确选择。”

8月9日，第一次试讲，集团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东明对劳模们说，“巡讲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劳模精神在集团发扬光大，集团发展的丰碑上刻有你们的名字。”

张昆华、张强、张建强、方建国、许昆、徐世生、潘志方、陈家明以及其他劳模，乃至两万多名职工，他们的名字都会镌刻在企业发展的丰碑上。



“集团发展的丰碑上，刻有你们的名字。”

在山西，徐世生师傅给记者讲述了1976年他20岁时发生在在他身上的一个故事。

“我那时下乡插队，算是有文化的，被抽调去一个村子参加搞运动，上面来一个领导要求在这个村子里找一个批判对象，但村子里没有什么表现不好的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领导就叫我去找个农民，要这个农民承认自己‘杀黑猪’，今天的意思就是非法私宰牲畜，然后把他作为批判对象，我说根本就没有‘杀黑猪’这

是精明的许昆。

作为代表集团在外地独立工作的一方“诸侯”，许昆这个“市场部经理”职务，官不大，但实权不小，但他很清楚权力使用的边界在哪里，“我经手大量物资和资金，这也是一种诱惑，若是心中不净，很可能出事的。”

对企负责，也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妻室儿女负责，许昆说要依法依规小心翼翼地行使权力。

这是精明的许昆。

“有次朋友约我打羽毛球，遇到张青，她从小在青海长大，讲一口普通话，在地税工作，我看中她了，对朋友说，打算用一个月时间征服她。”但怎样打动张青的芳心，许昆想了不少办法。回到昆明，他花了300多块钱，买了几大捧鲜花带回重庆，用车载运着鲜花直奔张青去了，见了人，许昆没多话，拉开车门，抱出鲜花就往人家怀中塞……凭着这种简单、粗犷而又柔情似水的攻势，俘获了张青，于是，这个女人变成了他今日的爱妻。

两人都不算小了，应该有个孩子，于是，许昆决定在43岁当爹。

今岁的集团劳模巡讲，计划是8场，许昆因为妻子即将临盆，集团领导十分关心，只要他参加5场，最远的新疆卷烟厂和内蒙的蒙昆公司以及乌兰浩特卷烟厂